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五十回 登武當誠意燒頭香

卻說按察司取了周大章的口供，即與布政司會同呈上公堂。海瑞看了大章的口供，即發該司擬議。二司不免再三會酌，方才擬了上去。海瑞將詳文一看，只見上寫著道：湖廣布、按二司張敬齊等為會議詳復事：職等會議周大章一案，罪情重大，共犯二十餘款，刻難緩決。合依大盜擾害地方律，擬議凌遲碎剗處死。其通盜之知府，實屬不肖，有玷官箴。合依貪墨縱盜例，請旨定奪。但該犯在該屬歷肆擾害，受害之家，平日畏其兇悍，敢怒而不敢言者，不知幾幾。今經審明，合行恭請尚方寶劍，立將該犯押赴市曹，凌遲處死，以快人心，特彰顯戮。其有供開伙黨，候即嚴拿務獲，按律懲辦。職等會議，不知有當否？

伏候大人察核遵行。須至會詳者。左申欽命巡按湖廣部院海。

嘉靖年月日申海瑞看了詳文，即行批道：「該司會辦殊屬協允，如詳可也。」復即令書吏立時懸牌一張，其牌示云：巡按湖廣部院海示：照得匪犯周大章業經弋獲，審明在案，合行處決。為此牌仰按察司差役知悉，於本月初十日，即將匪犯周大章帶赴轅門，聽候本部院會同指揮部堂，督同司道當堂研訊，恭請王命處決，毋違。特示切切。當下將牌懸在轅門。海瑞立即差人持帖往請指揮；這是個故套，原是不來，不過遵循著「節制」這兩個字而已。

次日，各司道早已在轅門伺候，海瑞整衣冠而出，三聲炮響，升了公座。各司道等上堂參見畢，分東西兩旁而坐。海瑞令將周大章帶上堂來。按差答應一聲，即時把那周大章由東角門帶進，跪於階下。海公道：「周大章，你今日還有悔恨否？」

大章道：「小的犯法，萬死不恨。惟有老母、幼妹，未曾安結，尚思念耳。」海公道：「你之母、妹，自有本院格外恩恤，你不可不必記掛矣。」隨令綁下推出。劊子手一聲吆喝，將大章五花大綁了。海瑞提起硃筆勾了，吩咐推出。左右將大章簇擁而下，由西角門帶出，旋有官兵護押而行。海瑞特請尚方寶劍，令中軍官接著，按察司二員親押犯匪大章到市曹處決。

頃刻之間，周大章已經首身俱碎，見者無不開心歡喜。中軍官等繳令已畢，海瑞令海安將銀子十兩週恤餘氏，撥送老人普濟堂，俾餘氏終老，以報其相救之恩。惟知府尚在獄中，海瑞即便修了本章，將知府以及周大章犯案情形，具折奏聞，差官馳驛進京。差官領了奏章，即便飛馳而去，自不必說。

海瑞既清了周大章及黨羽匪犯一切，遂起馬巡按他郡。一路訪察而來，所過地方，俱不許有司供給。每到一處，必告示先行，貼於要緊之地。其告示十分嚴肅，略云：欽差巡按湖廣部院海，為關防詐偽，以肅功令事：照得本院恭膺簡命，巡按此邦。先宜關防慎密，毋使有借端之弊。本院雖非起家詞翰，然以一榜出身，仰蒙恩眷，由司鐸而轉縣尹，歷任部曹。後承殊遇，俾任封疆。受恩深重，圖報維艱。本院惟有矢公矢慎，飲冰茹檠，以報我國恩。所有文案，一切皆出親裁，並無假手他人。其餘一切交遊，早已屏絕；山人、墨客、醫卜、星相，素無往來。

倘有不肖匪徒冒充本院知交，調關節可通，面情可許，希圖誑騙，亦未可定。為此示諭合屬諸色人等知悉：如有前項匪類，假稱本院知交，從中舞弊，許你等立時扭獲，交地方官有司詳解行轅，以憑重究。各宜慎遵毋違，特示。

卻說這告示先行，海瑞隨後繼至，所以經過地方秋毫無犯。

那些百姓聞得海瑞來到，即便沿途迎接，簞食壺漿，以迎其駕。

有屈抑者，即到馬前呈訴，海瑞即為申理。歡聲載道，百姓忭舞。

一日來到府屬，海瑞想起武當山十分靈應，只是要到山上進香者必須齋戒沐浴；果然問心無愧者，方能上得山上。否則那當殿的王靈官，就是一鞭打落山下，所以到那裡進頭炷香者甚少。當下海瑞來到山下扎住。是夕齋戒沐浴。

次日五更，即便起來換了新衣，連茶也不吃一口，即便拈香步行前進。海安打著火把引路，那山果真險峻，海瑞掙扎了精神，許久方才到得山上，遠遠聽得鐘鼓之聲。及至山門，就有道士出來迎接。海瑞來到殿前，抬頭一看，見那王靈官神像，手執金鞭，立於當門，恰如生的一般。海瑞再行盥手炷香，只見那爐已有了頭炷香在此。海瑞自思：「上山只有一條路上的。」

我五更來此，並無一人同行，怎麼已有頭炷香燒好在此爐中？

想必我心不誠所至。」遂上了二炷香，拜祝道：「弟子海瑞，蒙天眷佑，當今天子殊恩，伏乞神明鑒察。一願皇圖永固，帝道遐昌；二願湖廣合省黎民，皆知孝友仁慈，共為良善；三願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。」祝畢再拜而退。

道士進茶，海瑞問道：「今早可有人來上香否？」道士答道：「就是大人一人來此。」海瑞道：「既沒有人來參拜，怎麼頭炷香已有人燒了？莫非是你們上的麼？」道士答道：「小道們上香點燭，是在殿外的。這炷香的爐，乃是等那誠心的信士來上的。」海瑞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又沒有人來燒，又不是你們燒的，怎麼卻有香在爐上？」道士答道：「大人有所不知。這裡神道最靈，若來上頭香的信士，身心稍有些不清靜，就不能上得頭香。那怕三更到來，也有香在爐上。」海瑞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想必是我心上不得乾淨，明日再來罷。」

說罷起身下山而去。一路思想：「我平生卻沒有一些不清不白的事，若說身子上不乾淨，昨夜沐浴，又未茹葷，怎麼神聖卻不鑒我誠心？」忽又轉念道：「是了。只因我未曾齋戒三日，又未得盡其苦心，是以如此。」回到店中，即向海安說道：「我今要齋戒三日，然後前往燒香拜神。你等亦宜齋戒沐浴，方隨我去。」海安應允。

是日為始，致齋三日。到了第四日，海瑞從四更將盡，即便起來梳洗更衣，仍令海安引路。一路上黑暗如漆，四面鬆聲，幽鳴斷澗，猿啼鶴唳，甚不可聞。海瑞只顧前行，卻不理會。

惟海安一人不免心驚膽戰。來到廟前，只見雙扉還閉，側耳細聽，遠聞五鼓。海瑞喜道：「我今定燒得頭炷香矣。」遂令海安叩門。

道士此際尚未起來，聽得外邊有人叫門，即便起來看一看，神前燈火尚明，那香爐內已有頭炷香在內。海瑞即喚開門，那道士連忙開門。海瑞恭恭敬敬的走到殿上，又看已有頭炷香在上爐內。海公即喚道士問道：「日前我是不曾齋戒，所以不得上的頭香。下官自從下山，即時沐浴齋戒，不特葷酒不茹，連一杯清茶也未曾吃。成夜無眠，候至四更五點，即便起程而來。」

來到寶山，山門尚閉，怎麼卻又有頭炷香在爐內？」道士說道：「大人只要一些不犯，才上得了頭炷香呢！若是不信，請大人即就今夜在此歇宿，看明日如何？」海公說道：「也罷，我且在此過宿一宵。」如是喚了海安，到寓所取了鋪蓋，以及自備的素菜淡飯，來到廟裡。道士見了不勝驚訝道：「怎麼大人一口飯，一口茶，也不肯賞臉，遠遠的還要累大叔搬來？」海安說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我家老爺，平生是一個清廉耿介之官，自做官以來，從不曾吃過百姓一杯茶酒。不特今日身為巡按，即是當日出身縣令，也是這般舉動，一切可不用道長費心。」道士見他說得懇切，也不勉強，只得由他主僕自便去了。

當時海公吃過了飯，復令海安取了熱水，重新洗澡一番，夜宿於道房。到了三更，即便起來洗臉梳髮。海安即將香湯送上。海公再三盥浴，復又換了衣服，即到大殿而來。道士們已是成夜守著的，及至海瑞上殿之時，仍是寂然的。海公私自道：「此時才交三更，諒這一炷香煙，定是我上得的了！」欣然趨上殿廷，不覺吃了一驚，細看爐中，亦是一炷香煙繚繞。

海瑞此時，實無可如何，連自己的香也不燒，便來方丈坐下，道士侍立於側。海瑞歎道：「我自筮仕以來，曾未嘗虐民貪賄，怎麼欲進一頭香而不可得，這是何故？」道士對曰：「大人前者在萬安歇，貧道竊意稍有不潔，致不竭誠。今晚卻宿在貧道山中，自然清淨，只是不能燒得頭香，貧道竊亦不解其故？」海公道：「道院之中，難道亦未潔淨的麼？」道士道：「道院固屬潔淨。大人今日宿院潔淨，何以未得頭香，實所不解。」旁有一行者道：「師勿疑矣！我觀大人自從來此，無不誠心。一連三日而不能上頭香者，我以為大人所穿之靴乃是皮的。」

本山最禁殺牛，豈非因此耶？」海瑞道：「我靴固是牛皮所造，但那大殿之鼓，又豈非牛皮所造耶？」

說聲未了，忽聞殿上一聲響亮，恰如天崩地裂一般，把從人嚇得一跳。大眾正在驚疑之際，忽行者來說道：「大殿上牛皮鼓，忽然無故自破，其鼓上之皮，紛紛都撒於山門之外。」海瑞聽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歎道：「神靈不爽，今信然也。」正是：一誠能感格，神豈不聽人。

畢竟海瑞後來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